



外篇

駢拇

在宥

天運

秋水

馬蹄

天地

刻意

至樂

胠篋

天道

繕性

莊子七部讀本序



性業既成  
心及而後  
通為氣自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此言馬蹄於陸地水八家之文而自出也

郭象注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失即駢所多即贅

此

孫毓曰此下二篇俱是快文第太發越少蘊藉  
王宗沐曰此篇直數衍休韓昌黎原道模此讀者自得之  
劉辰翁曰其言快疎其字錯落

孫鑛曰  
蕩痛快文  
氣最豪

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

正也

駢贅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

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踈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玉者樹無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容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孫鑛曰駢而有華筆力最瑋

百卷經

卷四

七



取不服

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

也

叔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

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駢於辯者繫九結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川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蘇子曰若以為非平而彼用明則曉之人則以為是

矣

高樓一

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儻概之口而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

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此段言何氣本

此數字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為駢

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性情

急者緩受

且其枝枝

子義

月卷經

卷四

三

而枝者不為歧

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

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劉辰翁曰  
疑而愈激

拊帶跖

意

憂

王維楨曰  
橫口彌都  
理無不在



仁義  
仁義

文引下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憂 殉仁義者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日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自是而不可利不足

夫富貴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其多憂也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囂囂也 此段言仁義非人情者以其多憂也

夫在義自是入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劉辰翁曰辨而急

林希逸曰誘與琴同

逐層引格  
根上如覺得  
歐文而祖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有卷經

卷四

五

劉辰翁曰  
語極綿至  
痛快

又引書  
下意字

劉辰翁曰  
起得又健

此節  
過文

林希逸曰  
招猶令人  
言招牌  
劉辰翁曰  
非招音翹

與過秦論  
招八州同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  
為哉

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  
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使天下惑矣

仁義連連祇足以

惑物使喪其真

夫小惑方大惑易性

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  
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今萬理  
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  
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  
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係在美色撓世不  
出於惡而係由仁義則  
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雖虞氏無易之情而

天下之性固以異矣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  
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  
有不得已或以繁夷之事易  
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槩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槩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又設喻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

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

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

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

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

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

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

墨宗沐曰  
入二事起  
波  
劉辰翁曰  
語無沾惹  
蘇轍直下  
畧不可無  
詰  
孫鑣曰辨  
詰有辭鋒  
而暢

多言目之  
一害相聞

殉貨財相提  
而論  
半篇每以殉



孫鑄曰此

下一反一

王頗覺行

而率之深

密甚承之

呀

王宗沐曰

翻應前

子小人  
奚辨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率性通

味乃善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

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

聰明也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

而已矣

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如其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

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前後仁義非人情此微明任其性命之情所謂仁義不仁其性命之情自見

稗希逸曰百聞目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讓是增信

南齊書

卷四

應服人情



原得旨忘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若人而已已亡矣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

在子自謂余愧失性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

為淫僻之行也唯踐履結只

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駑驥各適於性而足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

第壹章

孫鑿曰是若深厚不可知者

孫鑿曰是却精附可取此起處一段章法絕駛練馳勝中自具嚴聚

劉辰翁曰得妙

南華經

卷四

九



以羈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有意治之則不治矣  
治之為善斯不善也

行當死謂此其性

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未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在駕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是速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躡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夫其何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劉辰翁曰  
若無陶匠  
樸王之類  
反覆一馬  
當自觀此  
為相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圉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樂善治馬而曲，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第一節

孫鑣曰前  
伯樂一車  
語繁此陶  
匠二事語  
却簡又總  
用此語後  
詳畧相錯  
長步驟法

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採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以不治治之  
乃善治也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

第三節  
意接



林希遜曰  
齊物論天  
行天鈞天  
游與此天  
放皆是莊  
子以此名  
字以形容  
自然之樂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物羣生連屬其鄉

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

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

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知則離道以善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欲則離性以飾也

素樸而民性得矣

此段言至德之世民得其常性而為善治也

連屬其鄉  
但可入詩

劉辰翁曰  
亦名言  
孫鑛曰  
出許多字  
眼



無煩乎

知欲也

及至聖人

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

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蹙蹙為仁踉跄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澶漫為樂摘

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王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

人之過也

工匠則有規矩之制

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

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字皆從  
足知謝  
不欲厭惡

楊慎曰蹙

蹙蹙敗字

貌仁義真

不欲厭惡

治本為天樞

又設喻

孫宗沐曰

復用馬不

妨

劉辰翁曰

奇俊

孫鑄曰又

說馬一過

意不出篇

首意殊奇

重不致謂

是構法

第... 比喻止

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 獨也... 抵也... 韜也



意詭竊種  
去也故此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此民之真能也

劉辰翁曰  
似緩而實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踧踖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孫鑄曰議  
比前二篇

其過者皆所謂聖者也

此箠

該吏痛快

第三節

此亦聖人之過也

# 知盜

至宗沐曰  
此篇直叙  
甲問非比  
體大約以  
盜形容各  
人而未言  
去知所以  
去盜論甚  
不經然文  
氣雄渾陶  
寫可法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此

又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 正意

孫鑄曰兩  
喚處感慨  
雄肆振起  
精神  
劉神翁曰  
起語突兀  
本是小說  
家充拓變  
態至不可  
破  
王宗沐曰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



下去後  
王宗沐曰  
推開後而  
接下急東  
據得莊子  
此處最多

# 大盜

林希逸曰  
看此篇便  
見得憤懣  
之雄處

孫鑛曰再  
與一病勢  
更豪陽

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  
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  
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  
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不盜其聖法乃  
無以取其國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

盜國者者盜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  
足以為全當之具

故曰

又從齊國上推

只增兩字又  
層  
謝辰翁曰  
小說家時  
時有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

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

賢而身不免乎戮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  
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  
得守斯位而放其  
毒使天下側目哉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此仍是小盜



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劉辰翁曰看他反覆橫說必勝孫鑛曰若鍊若不鍊而倉勳有善文凡甚磊落可喜

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

盜起

初案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指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指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開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浮去華不在嚴刑此

王宗沐曰冷語老社得之唐順之曰主意在此

佳曰此言能入于大盜則不相為謀非其相好也相好則相為用也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不與齒同生於唇亡則齒自斃矣

謂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起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  
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  
聖知

天下平而無故矣

非惟息盜爭尚

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

利盜賊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  
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後所昭  
人生大盜  
起而層  
唱喝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

昌黎原意中語也于排句本此

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

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

而竊之此乃申明之字耳其望知之法而治盜之

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

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

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

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證上竊仁  
義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  
 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  
 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  
 器然後諸侯可得而竭也是故仁  
 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此重利盜踴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  
 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

器

非所以明天下也第四節 聖人法為盜資

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此下說真  
此古盜天  
云云

孫鑛曰理  
嘉慶

小盜仍是陰

謂順尾之

未

梧斗折衡而民不爭

夫小平乃大不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外無所矯則內全我  
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

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  
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  
任我則聰明各  
全人含其真也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

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夫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  
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  
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入者使能方者為方  
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  
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  
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  
匠之指  
可擣也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  
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

孫鑠曰奇  
態濃色全  
在塞耳膠  
目擣指等  
二面七見



劉辰翁曰  
前雖殘後  
無用何意  
不遺餘力

此中似絕明

多學知攝主仁

義文章正

謂信之慶

王宗沐曰

或有此慶

斷者看文

勢還是一

篇大抵上

言盜而以

下言知至

以知立而

盜以知竊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

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

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

法之所無用也

此言正謂應和法法在治

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

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

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足以紀  
要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

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而不相往來

此段是五論  
結心

不知便是  
去聖與盜  
亦自難辨  
十二氏  
是縱筆法



無求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至治之迹 猶致斯弊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

王宗沐曰 精知要 亦鑿曰有 楚知字誤後 議

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罾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劉辰翁曰 扶疎辨證 皆不可無 疑二字而







孫鑿曰六  
湘密隱貼

者哉

鐵步曰已中非論冒和應分一節今待時解

無治乃  
不遷淫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  
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

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  
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  
桀不如兩忘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  
之

申翁莊遂  
屬意

恬愉自得

此指河上長人

鐵曰此怨已欲不擾人心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  
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哀擾亂羣生而振  
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之懷則  
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  
也

合說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湯慎曰他  
子書中篇



賞罰

慕賞乃善故

舉天下以賞不能供罰其惡者不給

畏罰乃止故

孫希逸曰其意皆是讓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劉辰翁曰此起伏

劉辰翁曰何其發越之俊也方見從前文字未是透

仁邪是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

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齿卷愴囊而亂天下也

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齿卷愴囊也

齿曰齿卷謂齿如而卷懷也愴囊謂傷發而囊也命而于八者

有卷經

卷四

三三



林希逸曰  
吾若是何  
哉言汝輩  
如此果何  
為哉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非直由奇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

後安其生命之情

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解擢則傷也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神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唐順之曰  
文頌極  
孫鑠曰貴  
身愛身四  
句出老子

唐順之曰  
尸居龍見  
不動之動  
也淵默雷  
聲不言之  
言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聚焉

若道塵之自動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錢曰此言括在官者不在官者

任其自然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

慎無撓人心

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

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上下囚殺

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淖約柔乎剛強

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

廉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風俗之所動也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王宗沐曰此篇直叙体大抵與在宥等篇意同而此篇文尤奇

王宗沐曰形容人心入微非孔子不能及此

林希逸曰  
債與債同  
債驕元庚  
之狀

唐順之曰  
以作憤起  
解亦好

王宗沐曰

下一等

林希逸曰

孫音動與

謹同予柄

也項籍傳

鏹擾棘給

王宗沐曰

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踴也  
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冥也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峴流共工

又守一等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是哉故聖人一天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莫能齊於自得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

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

謝辰等曰  
登堂愈健  
照應皆極  
謹嚴

王宗沐曰  
總結上文  
自奇文

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上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

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之而古復獲臂用迹以治迹何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桷也  
桁楊以接摺為管而桎梏以鑿桷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

棟希逸曰  
桁楊械也  
接摺今枷  
手橫木亦  
槩也嚆矢  
今之響箭  
也  
唐順之曰

桁梏



築匠嗜矢  
猶云異論  
赤際也

史為築跡之利用也

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好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析楊桎梏廢矣。何鑿。桎梏廢之為哉。白如傳曾批作矯習勒騎射焉。知曾史之不為築跡嗜矢也。

嗜矢矢之為者言曾史為築跡之利用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第三章  
後說明賞罰治三變人心

去其所  
以櫻也

孫鑪曰此  
章最有名  
是道家傳  
心宗祖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問至道之精  
可謂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不在其自爾而  
欲官之故殘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

劉長翁曰  
言元氣產  
瀟草草而  
成草草而  
變直方外  
玩世之辭

從治天下歸  
原于治身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  
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

王維楨曰  
精之希渺  
入老子中  
不復能辨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民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

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故聞靜而不天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大道教云神一少便收來神返身甲氣自回如此類者多矣自出赤子結靈胎

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慎女內

全其真也

閉女外

守史難支目  
內有莊周象  
評一卷

長短相商  
多不用韻

守其分也

多知為欺

知無崖故敗

戰辰翁曰原字最切要指其處也

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但當

任之夫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德知

擇本道有陰陽  
奇不知也  
遂於大明之上矣  
目見之陽  
多知為欺  
身和氣  
地力為四子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無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徒見其一變也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  
而人必求  
物安有窮  
林希逸曰  
固非非虛  
閻人林西仲  
買事凡林平字  
此林在日  
此林在日  
此林在日



無生曰天非  
也此言者  
之天乃已上  
心也生也  
乃曰上而已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不出于眩臨覆載之間而已

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

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與化俱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都任之也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也鴻蒙方將拊

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白雲見翫然立曰叟何人

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

孫鑛曰意  
古頗淺易  
惟態貌點  
綴處小有  
缺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意林本  
西星合  
三言始指出至道

百卷經  
卷四  
三十一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

而自得  
所求也

猖狂不知所往

而自得  
所往也

遊者鞅掌以觀無妄

夫內足者舉  
目皆自正也

朕又何知此言上皇無知也

以斯而  
已也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

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  
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  
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雖其所  
以靜也

孫鑛曰語



災及草木禍及止蟲

皆坐而  
受害也

意治人之過也

夫有治之迹亂  
之所由生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

言治人  
之過深

僂僂乎歸矣

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  
賸然通放故遣使歸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者其唯不用心乎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志

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  
休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大同乎溟溟

與物  
無際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坐忘  
任獨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毒言萬萬事

也但育之意也

但舞兒舞事

兒至我將生也

遊于意事也

表歸矣以事不

若至意也

陰志意也

劉辰翁曰

異端之語

詭譎百端

不如此教

語明盡西

釋

此語與廣成子所答大同之問言天地萬物各有其理  
可皆治之者樓以初耳

此解善字指意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以長不  
可導和矣歸矣言子姑矣

上文意  
治人言  
也子文  
意毒  
或又不  
文意也  
意言  
箇意  
字皆誤  
作字皆  
一云  
句皆誤

詞也  
崇已極  
輪漢治  
人言  
而中  
曰重  
何是  
志係  
于治人  
也  
也  
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不知而復  
乃真復也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  
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知而復知  
與復乖矣

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

闕問則失  
其自生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  
得

也問也  
涉者乃  
天壤自  
心食  
者意  
不可  
也故  
也故  
而民自  
化云  
彼養  
心之

知而不默  
常自失也

第四節  
指至道下無擾人心樣子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

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

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

心欲出羣  
為眾携也

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

眾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  
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  
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  
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

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

孫鑄曰此  
數語矯健  
痛快  
任以下別起  
復後一語  
事及相與  
多事實相屬  
前句皆結  
後三讀人多  
乃眾也故云

為辰翁曰  
解莊子之  
法一句兩



何未喻皆無害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已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

有餘喪矣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不能物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而不物故能物物

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

猶辰參日作文之法必如君子而後氣力無礙孫鑄曰跌湯有好勞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  
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  
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  
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  
獨有而欲饜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  
故非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  
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  
各得自盡也

為天下配

問者為主  
應故為配

處乎無嚮

寂以  
待物

行乎無方

隨物

摯汝適復之撓撓  
摯汝適復之撓撓  
摯汝適復之撓撓  
摯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提摯萬物使復  
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



以遊無端

與化俱  
故無端

出入無旁

玄同  
無表

與日無始

與日新俱  
故無始也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  
天地無異

大同而無已

有已則不  
能大同也

無已惡乎得有有

天下之難無者已也  
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覩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  
名者耳

覩無者天地之友

覩無則任  
其獨生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  
反其性而凌之則亂  
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  
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

者貴因卑者尊則者不貴因貴則者不尊此必然之符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卑而不可不為者德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當乃居之 所以為遠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備故 廣乃仁耳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 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事之下者 雖中非德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一 非道况不一哉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執意不為雖神 非天况不神哉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此正言聖人有為中、無為在實功 不治天下實功

此句法 此言無為也揚子而法三多學



順自爲而已

成於德而不累

自然與高會也

出於道而不謀

不謀而一所以爲易

會於仁而不恃

特則不廣

薄於義而不積

率性若達非積也

應於禮而不諱

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接於事而不辭

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恃其自爲耳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此言有者而仍歸于無為也

因而就任之  
不去其本也

物者莫作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言見不得不為

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  
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言見不可不無為頂上言字未道字

不明自然則有為  
有為而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虛已以待

有為物則事事失會皆道也不通乎道是不明乎有為無為皆道  
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

尊者天道也

悲夫言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

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

主者天道也

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臣者人道也

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  
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



之際不可同也而自異也故曰

不可不察也

第五節

指道無為

不察則羣臣之位亂矣

百谷入食也

此言天之所賦也

主天也

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郭象注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以自得為治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劉辰翁曰此篇亦說得精確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之運動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

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四句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

技者萬物之未用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

天。

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

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

而鬼神服。第一節起無為法天大旨

一無為而羣理都舉

楊慎曰：刺心二字佳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刺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自然故當刺而去之

無為為之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劉辰翁曰：他訓得字

暢言無為

旨其目者

起後王祖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於道之謂備

夫道非偏物也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也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况貨財乎

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不樂壽不哀夭

所謂縣解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夭於胸中况窮通之間哉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之萬物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則默而已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引夫子言證道一

蛻然無所在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喻知通于神。

聲由寂彰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喻知通于事。

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無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務慎曰素通句字法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本立而知不逆

故其德廣。

任素通神而德彌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

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

孫鑣曰自首篇至此及勢亦近



乎此謂王德之人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  
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

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  
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  
後能物物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極至順而  
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我確斯而都任  
彼則彼求自供

時騁而要其宿道大小長短修遠即第三節引夫子三言道

皆恣而任之會  
其所極而已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此言求道者不在聰明文字言後上問而得無物表也

此寄明德  
真之所由

使知索之而不得

孫鑛曰修  
遠口義謂  
當作遠近  
於理似長  
但六字陡  
住亦未是  
好句法准  
南子作大  
小修短各  
有其具  
劉辰翁曰  
妙件件實  
話立言如  
此父子之  
教也

言用知不足  
足以得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聰明喫詬  
失真愈遠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所以得

之乎。第四節 引黃帝素珠證道三

明得真者非用心  
也象罔即真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乎。

謂為  
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

欲因其師以  
要而使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也  
圾危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聰敏過人則使人  
跛之屢傷於人也

而又乃以人受天。

用知以求  
復其自然

孫鑛曰是  
語工  
徐常吉曰  
殆哉圾乎  
天下與孟  
子天下殆  
哉及及乎  
同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

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胆楚越也

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其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

方且尊知而火馳移謀急遽也

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方且為緒使

將興後世事役之端

方且為物絀

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忘我

將遂使後世指塵以動物令應工務

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

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眾宜也

方且與物化逐物而遠

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劉辰翁曰  
即此字

唐雁之曰  
用之而心  
解熱如火  
之馳也

而未始有恒

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所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眾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乃為亂率

北面之禍也

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南面之賊也

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

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孫鑣曰此便住

劉辰翁曰率言人凡如此也

劉辰翁曰真方外語莊以前未聞也

王維楨曰在今日尚為醒世要語



之職則何懼之有

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夫聖人鶉居

無意而期安也

而穀食

仰物

鳥行而無章而足於中鳥跡也

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狂猖而自蹈大方也

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

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間也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氣之散無不之



禮曰三惠得先  
物也一後即  
物也三定力  
創體在後也

有為

三惠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  
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  
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  
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  
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  
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  
行邪。無落吾事。但但乎耕而不顧。  
引堯舜事記是亦老有為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  
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  
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  
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將無聖人故天下之心  
俄然歸。故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  
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伺  
然而來。之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  
王。未足恠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  
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  
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極耳。  
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  
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  
故當遺其所寄。而錄  
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無有故  
無所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在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

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同乃虛虛乃大

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合喙鳴

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



德 樂篇首云

坐忘而自合耳  
非照察以合之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第八節

德玄而所  
順者大矣

寫重為之玄德是揮一段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

然

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  
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

離所聖白而物之宇宙明

言其高  
顯易見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休

新辰翁曰  
成思謂思  
匹偶而不

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由山林來

言此皆失  
其常然也

狡擊而獲思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

趾無心無耳者衆

首趾猶始終也無  
心無耳言其自化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  
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鳳辰翁曰  
筆勢沛然  
有自得之  
趣  
孫鑛曰張  
平子東京  
賦荷有胸  
而無心自  
此脫胎去

皆非  
自得也

人也

知也



有治在人當自忘已

不在乎

王自用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楊慎曰譬字下得佳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多物將往

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高且觀其多其是物以于人皆視之若已投迹衆矣此顯度

習非學之風也

此言臣辭

唐順之曰其臺觀處多言示人以利器也



蔣間菟翹翹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

也程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

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泮然樂之哉

溟泮自貴之謂也不肯多見者謂也也弟者德也溟泮堯舜而推之為兄也

陳希逸曰言凡人能如此則豈有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第十節亦從辨治者說虛

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孫鑰曰机事如吉點注處亦有境第字句間未盡鍾鈔之力尚竟淺薄而不深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

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

名為樨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王宗沐曰首尾序事似列傳

王宗沐曰精語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

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眾，獨茲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度乎

不忘不墮，則無度幾之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

劉辰翁曰：至子德，茲哀歌則通人甚矣。

至維楨曰：名言錯然。

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

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

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

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劉辰翁曰：偶然一語，亦自可誦。秦漢文字，安得此。



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

揚慎曰風波之民佳甚

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不隨天下是非譽不與世同波也風波之民隨波而動以我殉天下者也

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徒識修古抱灌之材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子貢曰然則必使汝驚哉

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志極歸歸也

有率經

卷五

十八

此段是子貢問曰汝何足以識之哉



屬辰翁曰  
語意豁然

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  
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之迹耳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  
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  
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為

昔因而任之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使物為之則不化也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率自然耳

不藏是非美惡

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

無自私之懷也

悟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願聞神人

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乘光者乃無光

此謂照曠

無我而在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闢塞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忘機無為王治

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

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

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兩坡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于宗沐曰此直叙体而波狀隱起奇甚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均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瘍醫用神

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不使使其友

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至德之世不尚賢

至德之世

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不使能

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上如標枝

標枝不見葉為而無葉不心

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民如野鹿

野鹿故矚而相忌嫌

放而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

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劉辰翁  
反覆  
理至情盡

率性自然  
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用其自動故  
動而不謀

是故行而無迹

主能任其自  
行故無迹也

事而無傳

各止其分故不  
傳教於彼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

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  
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言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諛明  
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

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  
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  
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

王宗沐曰  
曲盡人情

原諛爲初

名不實有  
其言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謏人也

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也

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在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

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

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大聲不入於里耳也高和寡之意

非委巷之

折楊皇芻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

孫鑛曰此數語更鍊

齊中有人情之致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不以存懷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各自自信據故鍾則愈自適與工大器者相類有性不知所之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即而

切於屬生  
遠而求火

不推誰其比憂。

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其似已也。

言釋道釋治性有及之意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

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

林希逸曰

缶鍾合作

垂鍾

唐順之曰

缶鍾斷是

說字

劉辰翁曰

此兩聲皆

不相涉然

孫鑛曰鵝

斷絲連似

結非結

持之犧者

黃乃水之災



孫鑠曰意不甚奇然亦有有色波

佛家所謂

劉辰翁曰此兩節文其峻達

王宗沐曰此篇排比體德則主靜治則無為是一篇至意分為兩段所以不意碎讀此篇看他辨比轉換文法不同便知他筆下不旁

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顛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

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腕

自視免。駘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大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有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孫鑲曰文氣疏暢撰語亦鍊淨第淺易處多不甚精與有味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教靜字精細

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故帝王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

謂也

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王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靜而聖動而王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為也而尊

自然為物所尊奉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修王德非作連下已

王宗沐曰此下言德王靜

南華經

卷五

二十七

夫美醜天者  
唯樸素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

**壅**

萬物而不為戾

整林本  
主宗本曰  
壅萬物起  
入一排

變而相雜故曰壅自壅耳非吾師之暴戾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

巧者為之妙耳皆自耳故無所稱巧

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

孫鑄曰四句見大宗師篇但戾作義壽作老



王維積曰  
在莊為淺  
語正自佳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動靜雖殊  
無心一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常無心故王天  
下而不疲病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

此之謂天樂

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  
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  
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閒  
暇之謂也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無用也欲為物用  
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

子文  
王維積曰

南華經

卷五

三九

天地  
平而  
德  
白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無爲即天樂

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此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

故古之玉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目爲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所謂自爾

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功自彼成



孫鑛曰太  
靡漫而乏  
數頗似荷  
子

本末  
王宗沐曰  
本在於上  
以下說治

王無為又  
一辨

莊莊不用紫  
者但為三有  
本末次為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  
之德配天地

同乎天地  
之無為也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  
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  
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  
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先

王宗沐曰  
一辨

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其自然  
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所以先  
者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  
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  
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王宗沐曰  
一辨

南華經  
卷之五  
三十一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  
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

序也

言非但人  
倫所尚也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

第三節  
語道者未先後之序

所以取道  
為有序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  
明則物得其道也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  
和理自適也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  
失其分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得分而物物之  
名各當其形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無所  
復改

次

玉宗冰曰  
一拱  
劉長翁曰

按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  
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各以得性為  
是非失性為非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  
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言各當  
其才也

仁賢不肯襲情

各自行其  
所能之情

必分其能

無相  
易業

必由其名

名當其實故由  
名而實不濫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

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明雖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賞罰即此道

此先也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  
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  
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  
必順序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  
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  
人也

夫用天下者必  
大通順序之道

### 挽下上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第四節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  
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詳賞罰為治之末

寄此事於羣才此言大道有序驟及于末務皆非所以治人也  
斯乃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

無告者所  
謂窮民也

不廢窮民

恒加  
恩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寧

與天合德則  
雖出而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此皆不為  
而自然也

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

自嫌  
有事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入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寧為

無為治地

第五

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

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

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

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

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  
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然鑿口有  
境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無私焉及私也

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

木固有立矣

皆以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不待於

兼愛居謂切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第六節 引老明論聖為

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

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言其不惜物也

會乃不在仁義

鄭辰翁曰漸入佳境



釋希逸曰  
釋與味同  
釋也

而棄妹不仁也。

無近恩  
故曰棄

生熟不盡於前。

至是故  
恒有餘

而積斂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  
之不立界畔也

老子漠然不應。

不以其  
言槩意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

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  
心所以壞也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有實故不以  
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御曰二句亦有

其寶而不受

其名則自受

其殃矣若中

其寶而受

其名不為

劉辰翁曰  
是莊子別  
亂意其好

任之而已服從也者不若人多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籍也者曰服

吾服也恒服

此段言人乃是平日孝如此非名心以服也

物未嘗自多且

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服也有服者

吾非以服有服

此段言人非因不以已與也

能有其其

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

無為不在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

曰而容崖然

曰而容崖然

進趨不安之貌

進趨不安之貌

而目衝然

衝出之貌

而頽頽然

高露發美之貌

而口闕然

樞豁之貌

而狀義然

踈跂自持之貌

似繫馬而止也

志在奔馳

下陽慎可似全人替語



動而持

不能自舒放也

發也機

趣舍速也

察而審

明是非也

知巧而觀於泰

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凡以為不信

此段言機變之人不可與交

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不信於世間也如身到死而後始信守如詐者何際乘隙而為敵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

靜而  
天順之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任真而  
直往也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

進道  
德也

賓禮樂

以情性  
為主也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修到道德多人

定於無  
為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

貴非其貴也

其貴恒在  
意言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

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

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至維頓曰  
便是論書  
小叙  
無乃王道不  
在書曰也

屬辰翁曰  
悲夫一語  
不盡有態  
是莊子語



孫鑣曰錄  
淨有致

連作  
王宗沐曰  
此篇暗藏  
不盡說

王宗沐曰  
此篇暗藏  
不盡說

楊慎曰此  
段似國策  
馬語

得彼情唯忘  
言遺書者耳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此絕學去  
尚之意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

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此言物各有性  
教學之無益也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

鐵曰金者道不在書也言是為也

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  
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

化而後  
至焉

天運

王宗沐曰  
止教句而  
峰巒奇崛

月經

卷之三

四十一



若萬狀非  
莊子不能  
又曰突起  
明目又具  
一奇  
劉辰翁曰  
偶然分作  
一篇名以  
篇首非論  
天運也天  
地亦然

天其運乎

不運而自行也

地其處乎

不處而自止也

日月其爭於所乎

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皆自爾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

自爾故不可知也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

一東有上彷徨孰嗑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

問何故第一節為空起上論冒

孫鑣曰  
得猶妙

唐順之  
隆施居高  
而施也

劉辰翁曰  
參差奇詭  
而近於物  
情



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各自然之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夫假學可變而

天性不可逆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運上昭引歸多主法多治之意

順其自

爾故也

孫鑪曰與

上了不相

蒙

王宗沐曰

存意只一

順字便是

造化都不

可測

問

答

西

節

後

孫鑪曰嬌為奇詭喚應正意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

曰至仁無親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

言之

唐順之曰  
過孝者以  
孝為過也  
不及孝者  
以孝為不  
及也

必言之於忘仁忘  
孝之地然後至矣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劉辰翁曰  
出諸其口  
使人氣寒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

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泯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夫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後多王治易仁孝一節後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

不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

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

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孫鑠曰三節模寫處彷彿如賦者對有古色儘可玩第猶是南華常調未見十分奇專

孫鑠曰自夫至樂者起至太和

萬物止原  
係注疏中  
語誤入正  
文

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

起萬物循主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

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  
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因其自作而  
用其所以動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運轉  
無極

一死一生一儻一起所常無窮

以變化為常則  
所常者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如故懼也

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  
故懼然悚聽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所謂用  
天之道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  
故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至樂之道  
無不周也



塗卻守神

私言 守神人三目而守于人曰神明

塞其

兌也

以物為量

因物以大小隨其而變

大制

其聲揮線

所謂

其名高明

名當其實

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

日月星辰行其紀

不失

吾止之於有窮

常在極

流之於無止

隨變而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

故聞然恣  
使化去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弘敞無  
備之謂

倚於楸梧而吟

無所復  
為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言物之知力  
各有所齊限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息

去形充空虛無見也無身故能委  
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意既怠矣乃復  
無怠此其至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  
為也皆自然耳

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無係  
隨從而生

林樂而無形

至樂者適而已適  
在體中故無別形

布揮而不曳

孫鑣曰有  
覺色



自布耳

幽昏而無聲

所謂至樂

動於無方

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冥

所謂寧極

或謂之苑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

世疑之稽於聖人

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無言而心說

心說在適不在言也

故有炎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 德叔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懼然竦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述精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

名不同筆為最圓勁而精核有



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與矯效之端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王維楨曰。夫曼衍非莊結塞處。

孫鑛曰。接下無痕最妙。

應物而不窮者也。

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

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

也。

正意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

而後慊冷手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

施病心而贖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

所以美

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

王維棫曰但足縱橫家文字

龜三長公曰自是筆意視虛成實

知時而

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

孫鑣曰中無王而不止細玩似即釋氏所謂應無所任而生其心意



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

心中無受道之實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外無正而不行

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由外人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名公器也

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不可多取

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過去則真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孫鑿曰字句俱精簡且而色澤

楊慎曰三  
句晉人受  
用不盡

隨時而變  
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貨之圃。逍  
遙無為也。三句言義

有為則  
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且從其簡  
故易養也

不貨無出也

不貨者不損  
已以為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則真采也  
采真則色不偽矣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

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  
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貨之圃也。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  
不能不慄也

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  
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

聖也  
易曰  
動易也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  
有見乎外者天門弗開矣第六節 鉅障

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已見天道為

孫鑣曰四語佳以下大勢亦淨王宗沐曰各問休而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疇膚則通昔不寐矣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郭辰翁曰又盡餘意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  
忘名譽乃廣耳

泉、澗、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  
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  
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

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言其因御無  
方自然已足

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

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

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

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劉辰翁曰  
魯龍固異  
說龍亦異

孫鑛曰不  
如史記  
劉辰翁曰  
字字可想  
孫鑛曰似  
有致



無乃順遂四  
方不得分寸

孫鑰曰章  
去明白有  
條理語亦  
多附但不  
甚濃厚

接在堯一使民親而後也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  
不非也  
殺降也言親  
殺降有降殺  
殺降也言親

聖宗沐曰  
建語奇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

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

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

若非之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

不非也

殺降也言親

殺降有降殺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

月而能言

教之速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也

則人始有天矣

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此言兵有順則天

有率經

卷五

五二



孫鑄曰

殺盜非殺

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是以天下如駭儒墨皆起

此乃百代之弊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歸女

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王宗沐曰不必更說

是歸字之誤

何言哉

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各日治之而亂莫甚

焉

必弊故也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憮於麤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

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

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聖為句是矣  
亂日本如于  
舜禹而今日  
乃貝歸結也  
女讀曰汝也  
乃句

黜辰翁曰兵如此了百是

南華經

卷五

五十一

自始三治會治名無治也  
帝皆有治名有治也

三五



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仁義先王之迹  
序六經先王之  
陳跡後事為  
證大旨

孫贖曰文勢亦勁快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汎合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

鵠以眸子相視蟲以名聲相應俱不待合而更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鵠魚傳沫

細要者化

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

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第八節 吾於道為不在若言言意

鳥鵲鵠魚生魚傳沫濕生細腰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帝胎生佛氏所謂四生本此

顏曰有弟為兄事神母須得如姪而先生之子飲其乳則病也醫家謂之

繼病此再造但自然之理

字而龜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郭象注

論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  
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  
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  
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二篇只似

孫鑿曰是  
前三篇餘  
派起一段  
稍有風度  
王宗沐曰  
此篇排比  
体

劉辰翁曰  
庸鹿



其言可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  
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  
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

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

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

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第六段縮釋  
又化為三句

聖雅曰  
以下語意  
多同天道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  
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難

平易則恬淡矣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  
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泯然與正  
理俱往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  
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任自然  
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蛻然無  
所係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動靜無心而  
付之陰陽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所  
唱也

迫而後動

會至  
乃動

行

南華經  
三句  
不得已而後起

在理而起吾  
不得已也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天理自然知故  
無為乎其間

故無天災

災生於  
違天

無物累

累生  
逆物

無人非

與人同者  
眾必是焉

無鬼責

同於自得  
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汎然無  
所惜也

不思慮

付之  
天理

不豫謀

理至  
而應



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  
光非吾耀也

信矣而不期

用天下之自  
信非吾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

一無  
所欲

其魂不罷

有欲  
乃疲

虛無恬憒乃合天德

此則為真  
言我知言  
以此  
上宗沐曰  
故心不憂  
是

乃與天地合  
恬憒之德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

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至德常滿故  
情無所繫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  
不可變也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其心豁然確盡  
乃無纖介之違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段指出人心未自覺物一亦可動  
皆原於一念連應物便已不是了却以  
段大深一層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

象天德者無心而備會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無動則清句

無非至當之事也

靜一而不變應上無動則清句

常在當上住

淡而無為

與會俱而已矣

動而以天行應上無動則清句

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王維禎曰  
為妙却似  
子瞻所能



况敢輕用其神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在天行耳非輕用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所育無方

其名為同帝

同天帝之不為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真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精者物之真也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

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

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借乎有非

楊慎曰伯夷傳有夫狗財語出此

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  
雜乎外飾則雖夫羊之羶。豕之羶。得謂之純素哉。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此段之明人以純素者。其精神與此  
与天道也。

王宗沐曰  
此篇散叙  
休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孫鑛曰焦  
莊子纂從  
君房本刪  
去俗本上  
俗字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王宗沐曰  
繕性滑欲  
四字新寄

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離  
俗去欲而後幾焉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  
不蕩而性不失也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  
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  
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  
出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和故無不得  
道故無不理

見事則恬存  
用則宜恬存  
在事未則知  
見事則恬存

孫鑛曰此  
即自誠明  
自明誠意



德無不容仁也

夫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述行焉

道無不理義也

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踈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

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任其自然而已

孫鑣曰亦是大同小異之論與天運篇老聃告子貢意同而語

新曰白也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逮德下衰

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美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濠淳散

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離道以善

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此句是言德下衰和均性至不一也皆歸于性也



心與心識

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

道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隱故不自隱

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交喪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  
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  
知以發之何由而交  
興哉祇所以交喪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此澹漠  
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反任物性而物  
性自一故無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此不能澹  
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  
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此存身之道也

未有身存而

世不與緒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

任其真  
知而已

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  
之情也



不以知窮德

守其自得而已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

危然獨正之貌

道固不小行

游於坦途

德固不小識

塊然大通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

得志

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

樂而已矣 既得志何解

全其內而足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故不為軒冕肆志

諺曰執事當清意或作是觀





數百語所  
能盡非辨  
論之博亦  
不足以稱  
大宗米曰  
定案

海若卷二

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  
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

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  
有素跋尚之情無爲乎其間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

夫物之所生而  
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  
大理矣

以其知分故  
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

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

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

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

若夫從石解自多之情每倍以先者方存  
見其一向物揚而笑

孫鑄曰秋  
水尚是在  
子皮膚語  
然議論縱  
橫發越要  
旨耳絕古



窮百川之量也。此篇辭氣都有似乎觀大可以明  
 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  
 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  
 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跛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  
 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  
 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  
 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  
 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  
 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  
 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  
 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  
 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  
 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

王宗沐曰

透徹

深鑿曰一

句間語接

得妙便增

以寢物

言多能色  
又曰文氣  
甚跌蕩莊

偉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  
 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  
 於馬體乎。

小大之辯各有  
階級不可相跛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  
 勞。盡此矣。

不出乎  
一域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  
 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直捷正論

王宗沐曰  
何工



大小是至

王宗沐此

河伯問

海若答

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

否夫物量無窮

物物各有量

時無止西張三王之海山入之海莫出士之

死與生皆時行轉各中

分無常

得與失皆分

終始無故

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各自足也

大而不多

亦無餘也

知量無窮

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證曩今故

曩明也今故猶古今

故遙而不悶

遙長

知時無止  
撥猶短也

撥猶短也

知時無止

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挹悶短故為跋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

明乎坦塗

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所知各有限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生時各有年也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

得也

正宗冰曰

丑樓



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王宗沐曰  
正對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儻也。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此段言身下之理。大小皆自足。是處

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明。

日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

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

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此勢之有也。

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

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河伯問  
六

王宗沐曰  
這一轉又  
好自細視  
大者不盡  
管中窺天  
之類是也  
自大視細  
者不明  
鳥應埃之

孫鑣曰註  
多矣關大  
約是中立  
而兩不偏  
非意

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  
焉言者相若言與言皆宜所用方加極至連精粗下名也後者言美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  
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  
言無意之域。  
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  
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

無害而不  
自多其恩

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  
理自無害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貨財弗爭

各使  
分定

不多辭讓

適中  
而已

事焉不借人

各使  
自任

南華經

卷六

九



待錄曰多字賤字是此段語例以不浮力并入上句意未安當是不假借於人既自潔矣却文不多自食者不賤取人者前後俱單点此他及破正是奇處

不多食乎力

足而巳

不賤貪汙

理自無欲

行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

在理而自殊

為在從眾

從眾之所為

不賤佞諂

自然

同証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外事不棲於心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同也

聞曰道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至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無已

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此約至至本無精粗大人則道亦得于不期精粗而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各自足也

河伯曰

七

八

王宗沐曰

三轉承上

又曰此禪

宗空假中

二處入微

處詞避雨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言其皆自貴而相人也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此亦能操

斯所謂倒置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知天地之為稱米也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稱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休希應曰  
前言不賤  
門練不賤  
會汗所以  
換此一段  
又添個貴  
賤與細大  
同說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以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

厚此薄彼  
不其的確  
與似亦即

有卷經  
卷六  
三



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

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士。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

九河伯問  
四轉言無  
王宗沐曰

齊物論  
卷六  
三十三



海若為  
此又是四  
字句又特  
奇

林希逸曰  
這一問又  
好言既無  
貴賤既無  
是非則我  
之辭受取  
合將何所  
從  
劉辰翁曰  
衍施皆平  
於韻耳其  
本意只在  
反字謝字

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

貴賤之道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下者有將在上何貴賤之可言乎若拘尔志則與之共貴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而富流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後會而有終有而無何女多之可言乎若而

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不夷於道日則與道參差而相訕不合矣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而巳而巳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所同求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所在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

是謂無方此句挽三節向以是謂無方屬上讀語也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為方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為方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為方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為方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為方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莫不皆足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用韻

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

不恃其成。

成無常處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年不可舉。

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

騖若馳。

但當就用耳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故不可執而守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此句言人不可為也。自化則自化矣。然必存心不為于其間也。

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以其自化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

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

夫心之之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非謂其薄之也

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言察乎安危

知其不可逃也

寧於禍福

河伯問 莊宗沐曰

海若卷三 說得圖徹

始初權

安乎命之所遇

謹於去就

審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德在乎天

恣人任知則應蕩失素也

知天

深鑄曰接續辨論只就問答間轉非有一從不易聲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於云先古便宜

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躡躡而屈伸指也

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反要而語極極天也

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

數規終順與孟子相

劉辰翁曰潔淨

河伯問

海若答



乎天命則雖寄之人  
事而本在乎天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  
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無以故滅命

不因其自為而故為  
之者命其安在乎

無以得殉名

所得有常分  
殉名則過也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真在性  
分之年

穴結

毛宗沐曰  
三字結

壽地

獨生曰  
髮於自言

下接河  
語笑起掛

海之類  
五句驚心

而志精  
神品

相廣之  
又曰以常

之  
眩憐愛

今乃以一  
足置萬足

前文机圓  
活殆不可

捉摸一矜  
一美意味

日長不然  
更振

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曰曰憐心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  
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  
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  
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



形此形以形風也

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

孫鑠曰目與心兩項不分辭最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

有台蓄有味然亦緣與風同一

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

文意文字固貴不拘其不拘處亦必有說

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鮓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

劉辰翁曰書其備至

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陸西臺曰如曰云

天下莫不道道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推思乎絕中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憊子路入

首嗟嗟爲九邪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

人思慮所及者

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箇用也勝以文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

勝正且於人勝不勝

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古彼乘他則去

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情各有所安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聖人則無所不安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闔堂也。

古今事類

王季子曰：此篇設譬，似河伯而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

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

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

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

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

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

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人休乎缺

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

孫鑊曰：此篇首河伯，海若同意。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

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白失也

以小羨大故自失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sup>馬也</sup>蚶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王宗沐曰  
莊子



大通

言其無不至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非其在者去之可也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以此效彼兩失之

憤物矣

出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此言不勝者名於大勝也

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

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性各有所安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

王維楨曰

養神無損

中不為國物

莊子獨獨居

位現身現法



知游之知記可也

南華經

卷六

三十三

子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揚兵 莊子非抽夢也 莊子回家 整旅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

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

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

樂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

合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

自知

孫鑄曰風廣勝

孫鑄曰閱祝鋒處直統原語反亦長妙有

南華經

卷六

三十三







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楊慎曰名語累見不厭

富貴身壽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善則過當故不用濟

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

唯中庸之德為然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故當緣督以為經也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無懷而  
恣物耳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夫無為之樂  
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俗以鏗鎗為  
樂美善為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  
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百姓足則吾  
身近乎存也

人不能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皆自清寧耳  
非為之所得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  
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皆自出耳未有  
為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無有為  
之象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皆自 聽音於無意處 雖耳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若有為則 有不齊也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得無為則無 樂而樂至矣

死生自當也 樂極論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

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壽 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

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

北論

北論

嘗之意每 欲終明親 切而不可 得多方為 之譬喻

續辰翁曰 飛時時自 寫一段亦 必不真有 必事獨寓

林希逸曰 原壤莊子 欲指破人 心之迷着 者故為此 過當之筆 此是道心 孫鑠曰柳 生左肘大 約是卦影 語必欲證

掛影 必知此 大約是 支離 叔自 觀身 形字 物死 生上 觀身 支離 叔自 觀身



實解恐涉  
癡人說慶

禮喻

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髡然有形擬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

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

孫鑿曰論  
甚奇然未  
為快此篇

以至其名  
却乃多言

死明是以  
死為樂然

死豈真可  
樂哉只是

快生者多  
憂耳

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

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問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矚感頰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時安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證喻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故當任  
之而已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  
死。

內求不得將求於外  
舍內求外非惑如也

孫鑛曰喻  
佳語有秀  
亦好亦有  
能致然不  
為甚工  
孫鑛曰肆  
筆行文頗  
之錄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郊御而觴  
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  
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鱣鰈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  
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  
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各隨其情

者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神持。

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拊之，曰：唯

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各以所遇為樂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悅生悅死，忘生忘死。

獸養之實，未有定在。

劉辰翁曰：不知列子果養乎？果欲平簡易，明白而悲傷無旁，孫適曰：列子亦有此章中多一段，可百三千餘字，彼宏肆此精，標各有妙。

### 種有幾

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得水則為蠃，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穴，生於陵

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

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十日為鳥，其名為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

食醯，黃輓生乎九猷，蒼蒟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

筮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

輓况 為中 須 語詞耳 類相化而 唐順之曰 胥相也助 然其理 然不亂 怪奇之至 不主故常 而未成者 劉辰翁曰 怪奇之至 不主故常 然其理 然不亂 唐順之曰 胥相也助 語詞耳 類相化而 為中 須

羊奚比乎不 筮久竹 生青寧 青寧生程 程生馬 馬生人 人又反

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凡此皆由氣化機也

素學樂思正意

言馬生人  
只從笑解  
為長

人馬林希遠以草名如草  
人馬林希遠以草名如草  
人馬林希遠以草名如草  
人馬林希遠以草名如草  
人馬林希遠以草名如草

乙卯八月四日病旁八翁閱





